

收稿日期:2021-05-15

屏风在现代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性构建研究

——基于公共艺术视角的分析

胡晓隽, 孙玲玲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当代语境下,屏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室内家具,同时也以互动媒介的身份介入到公共空间,超越时空限制,与公共空间、公众产生高度的互动性。在公共空间设计屏风时应遵循安全性、公共性、文化性、艺术性等原则。在公共空间设计屏风时,可采用选址的合理化、主题的通俗化、形式的特殊化、功能的多样化等方法。通过分析屏风介入公共空间的互动性要素,从屏风与空间环境、屏风与人的互动关系中找到屏风介入公共空间的互动性设计原则与方法,可以让传统屏风能够适应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为公共空间的设计提供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屏风;公共空间;互动性;公共艺术;公众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4-0095-0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皖南彩绘壁画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应用”(AHSKY2015D142)。

作者简介:胡晓隽(1997—),女,安徽池州人,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艺术研究;孙玲玲(1968—),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工程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美术学、公共艺术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4.056

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融入到公共空间,并与公众产生互动,这一现象促使了公共艺术的形成,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公共艺术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屏风作为中国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长期以来受到众多艺术家及相关领域工作者的关注与研究。然而,大多数人对屏风的认知还仅停留于室内家具的固化概念,殊不知屏风早已打破传统,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因此,从公共艺术的角度分析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合理运用屏风这一艺术形式来达到屏风与公共空间、公众的交流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屏风的起源与发展

“屏风”,顾名思义“屏其风也”,广义上指用来挡风、遮蔽视线、划分或装饰室内外空间的器具。屏风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被称为“邸”或“扆”,也作“依”或“黼依”,如《仪礼·觐礼》载道:“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此处的“依”被置于天子身后,且其上绘有“斧文”,属于天子的专属器具,为一种礼制象征,体现的是天子的权利与地位。据《史记·孟尝君传》所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立,主记君所与客语。”可知,“屏风”一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

并出现在王室贵族家中。春秋时期,由于传统礼制遭到破坏,屏风也从天子专属的器具逐渐演变为平民化的实用性家具^[1]。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屏风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朝着艺术化的方向转变,成为具有观赏和装饰性质的艺术品。尤其在唐代以后,屏风不仅被普遍使用,形式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屏风也作为艺术的创作载体,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寄托。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王齐翰《勘书图》等中均有表现。

近现代的屏风形式更加多样,尤其是在传统屏风的功能、造型、工艺基础上推陈出新,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此外,西方的艺术风格也给中国的屏风带来新的冲击,使国内的屏风既具有中国传统的艺术特色,又结合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使屏风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当代,屏风的发展更加多元化,不仅在延续传统屏风功能的基础上追求形式的多变和材料的多样,同时也逐渐演变为公共艺术中的一种新形态,开始与公共空间、公众对话,从而具有多方面的互动性。

二、屏风公共空间互动性的前提

(一)环境的融入

研究屏风在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性,需营造出一种被人认可的公共空间环境,使之能够实现屏风与公众的相互影响、作用和推动,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现象,创造出有利于公众使用且能够影响公众行为的公共空间。屏风自古就是宫殿或普通家居的众多陈设之一,并非独立存在的个体,它既属于空间整体的一部分,也是空间合理划分与意境表达的有效方法。从古至今,无论屏风处于室内还是室外,其设计都需要根据所处的空间环境来决定,通过特定的环境来赋予屏风特殊的含义。在公共艺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下,处在公共空间中的屏风更是区别于以往个体存在的传统艺术形式,其摆放位置以及周围环境,都会影响到作品本身的视觉感受和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涵,艺术家会在创作前考虑环境对作品的影响,并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使作品与整体的空间环境相统一,让公众对场所产生认同感。所以,环境的融入成为屏风融入公共空间产生互动性的必要前提。

(二)公众的参与

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与出现在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等地的艺术作品不同,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等地的艺术作品大多由艺术家独立创作完成,所受的外界干预也相对较少,为一种小众的精英化的艺术活动,往往由艺术家占主导地位,观众则是被动的接受作品所传达的内容与信息^[2]。而公共空间中的屏风则是面向公众,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最终目的。因此,公众的参与也是屏风能否在公共空间中产生互动性的决定性因素和必要前提,只有通过公众的参与和评判才能让公共空间中的屏风得到完美的展现,从而体现其存在的价值,使公共空间的整体形象得到提升^[3]。值得注意的是,屏风融入公共空间中所产生的互动性不是单靠公众的参与或是环境的融入,而是通过两者的双向结合来实现屏风与公共空间、公众的互动对话。

三、屏风公共空间互动性的要素

(一)屏风与公共空间的互动

1. 物理环境引发的空间互动

公共空间中的物理环境,既包括阳光、空气、温度等自然物理环境,又包括建筑、街道、绿化等

人工物理环境。当屏风成为一件公共艺术品融入到公共空间时,作为公共空间属性之一的物理环境必然会与屏风产生互动联系。一方面,当屏风融入到公共空间时,其功能、形态、尺寸、材质、颜色等都会受到公共空间的物理环境影响,通过与物理环境的融合与统一,使其成为物理环境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屏风能够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性对公共空间的物理环境进行再塑造,使公共空间开与合、通与断的状态都可以通过屏风这一灵活的互动媒介得以实现,同时其又以独特的艺术形态来增加物理环境的吸引力,使公众愿意融入到此环境中,提升整个公共空间的品质。

例如,由乐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可移动与变换互动剪发装置——“胡同剪映”,这个作品放置在一个狭小的街巷内,将曾经是老北京胡同里充满记忆与乐趣的“剃头”行当融入具有公共性与互动性的公共空间之中。该剪发装置利用了屏风方便折叠、灵活多变的特点,结合所占据的空间范围、物品收纳,做出了最紧凑、最实用的设计考量,使其能够和谐地融入到所处的物理环境中。同时,“胡同剪映”借由多面镜子叠加所形成的镜屏,不但能够映射出理发师与顾客的理发活动,而且能够捕捉到处于此空间的人、物、事件、景观,促使镜面反射出的影像扩展到整个街道,意图表现出胡同由于拆迁而导致不完整的困境,让观众或参与者在获得视觉趣味的同时,情不自禁地思考胡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状态。此外,由于此作品具有将街头理发行为与街区影像结合的多重趣味性,成为观众或参与者拍照、游玩的公共设施,进而参与到整个胡同的空间改造中。

2. 人文环境引发的空间互动

公共空间的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环境,同时也包含了人文环境,即该公共空间所处地域的文化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也是该地域文化底蕴和文化追求的真实反映^[4]。因此,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也与所处空间的人文环境产生了双向互动。一方面,当屏风处在公共空间时,其原本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会受到该空间人文环境的影响,需要随着所处地域的文化属性与生活面貌而不断地丰富与变化,成为整个人文环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共空间中的屏风所塑造出的整体形象可以使所处地域的精神文明得到更加鲜明与充分的展现,从而扩展到能够对此空间中的人进行文化熏陶。

以设置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海天走廊”的屏风作品为例,广州在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白云机场是现代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也是“一带一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肩负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命。根据白云国际机场这种文化属性,此作品是用单扇屏风画围出类似于亭状的空间,上面呈现出的是与“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相关的画面,通过灯光的映照使观众能够欣赏到每一扇屏风画卷上的内容,从而领略“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使作品与整个“海天走廊”融为一体。又例如,在2018年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举办的“巴蜀之光”公共艺术展中,王连晟的互动雕塑作品《蜀道四象》不仅具有镂空的雕刻工艺,同时兼具了屏风的造型,是由多组均采用镂空剪纸风格的三面屏组合而成,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屏面上雕刻的主题内容分为四个方面:以竹林、日月为主的自然主题;以四川变脸、巴蜀图腾为主的人文主题;以熊猫为主的动物主题;以四川火锅、辣椒为主的食物主题。此作品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屏风作品在密闭空间展览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对博览园进行了多重诠释,将作品与博览园的环境融为一体,相互映衬,使博览园内的物理空间变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公共艺术场域,体现出了四川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

(二) 屏风与公众的互动

1. 感官层面引发的心理互动

心理互动属于人的认知与情感范畴,是从感观层面对人的心理施加影响,进而产生某种情绪

或感觉。感官刺激是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与公众产生互动的第一步,屏风通过自身的形态、尺寸、材质、颜色等表面特征对公众进行视觉上的激发,使公众产生情感共鸣,增进共同认知。

屏风在正式礼仪场合里,曾作为立于天子御座背后的象征性装饰物,协调人与空间的尺度,既是一个外在的物体,弱化了整个宫殿带来的空旷感;又是天子身体的延伸,被屏风映衬出的是天子正面的威仪。此外,屏风的尺寸越大、高度越高,空间的私密性与分割感就会越强烈,并且根据屏风尺寸高度的不同,也可以判断区分出人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度,这也是天子背后所立屏风皆高大的原因之一。在《明堂位》一文中记载了周朝初年举行的一次重要宫廷庆典,在此庆典中,天子“负斧依”,接见臣子与属民的朝拜。屏风与天子皆是面朝他人,两者具有相互渗透的关系,一方面,屏风能够帮助划定天子的领地;另一方面,屏风又如同天子的脸,其注定会被典礼中的除天子以外的其他人所看见,并对他们施加心理影响,体会到天子地位的高高在上、不可撼动,产生敬畏之心^[5]。

较之于传统的屏风,如今的屏风虽不再作为象征权利的礼制工具,但同样具有引发公众心理感受的作用,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兴趣。当屏风以一件公共艺术品的身份融入到公共空间时,就不再是一件以实用功能为主的隔断工具,或是一件已经完成且需要观众凝神思考的展览作品,而是被艺术家看作是整个艺术过程中的一部分,启发观众主动思考,使公众能够在脑海中形成属于自己的屏风形象,从而衍生出关于屏风的一系列相关联想与想象,最终形成专属于自己的情感体验^[6]。例如,卢征远的公共互动装置《开合》,此作品利用屏风的外形、不锈钢的材质使观众受到视觉上的冲击,通过任意组合或开合的不锈钢门,让公众产生置身于迷宫之中的幻觉,不禁引发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思考,激发了观众多维度的联想能力,形成独特的内心体验,是从观众的视角和对作品的理解来补充和完善作品的意义和符号^[7]。

2. 心理层面引发的生理互动

生理互动是屏风在公共空间中与公众产生的另一种互动形式,是在感官层面引发的心理互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的生理反应,也是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与公众产生的更深层次的互动,大多体现在公众的肢体上,如触摸、拍照等。人接受信息的主要器官是眼睛,屏风的出现会将人的视线进行遮蔽与隔离,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所接受到的屏风所传达出的信息,并根据信息做出生理上的反馈^[8]。

在2019年苏州博物馆举办的“画屏”展中,宋冬的公共艺术作品《水屏》就是与公众产生生理互动的典型案例。《水屏》是艺术家通过对苏州博物馆整体的空间环境进行考察后,在其原有作品《水庙》基础上创作而成。为了强化观者的参与感,这件由毛玻璃围成的弧形影壁屏面向忠王府大门,当观众通过双弧屏的两侧进入到圆形空间中,会发现此作品与以往所见的屏风大为不同,可以用手或笔蘸水在玻璃屏上随意地涂写来表达内心的想法,使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前人留下的涂写痕迹,产生联想与想象,还可以激发自身想要以涂写来表达情感的欲望,让观众成为创作者中的一员。这种多维度的感官体验,不仅可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参与感,还有效地促进了“画屏”展信息的精准快速地传递。

再以大连市融创·海逸长洲大门入口的装置作品为例,其不仅在外形上与屏风相似,概念上也与屏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够依据自身的形态与空间中的气流产生联系,将无形的气流转化为有形的存在。此装置是由双层铜板围成的巨大露天圆柱体,公众可以进入到圆柱的内部进行近距离的观看与触摸。当空间中有气流通过,悬挂的小铜板就会随着气流波动,产生出一圈圈的波浪,并且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不同的光泽,为观众营造出一个用心体会、用身体感知的多维度艺术空间^[9]。

四、屏风公共空间互动性设计原则

(一)安全性原则

公共空间是人交往活动的场所,相较于私密的空间来说,人流量较大,具有相对较高的危险性。由于公共空间中的屏风具有互动性,需要公众的直接参与,同时也会与公众产生亲密的肢体接触,因此,在公共空间中运用屏风艺术形式必须要考虑公众的安全。屏风在造型设计上应该避免尖锐棱角;材料选择上尽量使用表面较为柔和的材质;零部件应保持牢固,避免脱落。所以,为了确保公众的生命安全,公共空间中的屏风设计应首要遵守安全性原则。

(二)公共性原则

这里所指的公共性,既包含空间上的公共性,又包含着人、空间和社会这三者更深层次的关系。由于公共空间具有开放、公开的特性,是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而屏风原本属于私人所有,是用来进行空间划分、遮挡视线的室内家居,尽管两者都与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却与屏风的原本属性“私有性”存在对立^[10],这也是屏风能否融入公共空间产生互动的关键。因此,公共空间的屏风不仅需要满足公众对空间私密性的需要,同时还需要满足公共空间成为公众自由地进行活动与交流的开放性场所,使其在传达主观审美趣味的同时,又能增进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性原则

屏风自古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意义,既蕴含了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又体现出“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传统哲学思想,以及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品质,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自身的装饰语言和实用功能相融合,成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这件屏风漆画的创作题材均来自于汉代文献,所绘的内容为烈女孝子、高人逸士等,是汉文化的典型代表。在现代生活中,屏风依旧在文化传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追求。因此,公共空间中屏风的互动性设计同样需要遵循文化性的原则,在遵循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也需要与其所处空间的地域文化相协调,以此来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艺术性原则

屏风不仅能够满足人对其功能上的需要,同时也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身心上的愉悦,从而满足人们在审美上的需要。在公共空间中,屏风只有具备良好的艺术语言,才能对空间进行美化装饰和功能提升,激发起公众的思考与参与。反之,如果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不能给观众带来艺术上的享受,那么其公共空间属性也得不到相应的提升,从而也不可能实现与观众在心灵上的互动。所以,艺术性原则对公共空间屏风的互动性设计尤为重要,需要从多角度去思考屏风的艺术特色,避免出现屏风与空间环境的不协调、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等问题。

五、屏风公共空间互动性设计方法

(一)选址合理化

任何物品只有将其放置在合适的位置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屏风也不例外,当屏风介入到

公共空间时,其选址除了要考虑到自身传达的信息是否符合放置的空间,同样还要考虑到对周围其他事物是否存在影响^[11]。设计者应该结合屏风自身的特性以及周围环境的特定性去选择放置屏风作品的最佳地点,最好选择人流密度较大、空间较为开放的地点放置屏风,例如公园、图书馆、机场等地,尽量避免对屏风进行过度的闭合,要给公众预留出一定的互动空间,使屏风处在一种“隔”与“不隔”的状态,做到“公”与“私”的有效结合。

(二)主题通俗化

公共空间中的屏风艺术不是艺术家的精英艺术,其最终所要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如果屏风所要表达的主题过于高深、过于概念化,会使公众与屏风之间产生距离感,从而达不到“借物抒情”的互动效果^[12]。所以,公共空间中的屏风设计应该选取通俗化的题材,这种“通俗化”不是指主题的低俗化、庸俗化,而是指以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内容为设计准则,可以选取贴近公众生活的题材去创作,如山石、植物、动物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使屏风传达出的信息通俗易懂,让公众更加愿意参与到屏风的互动中来,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近。

(三)形式特殊化

公共空间的人流量相对较大,公众停留的时间也相对较短,处在公共空间中的屏风要想在短时间内得到公众的关注,可以通过视觉上的刺激来增加公众的好奇心,使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以此吸引更多公众逗留在其周围,产生近距离欣赏、拍照、触摸等系列行为,从而增加了整个公共空间的吸引力。因此,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也可以采取形式上的特殊化来增加其互动性。例如,在造型方面,可以运用夸张的手法改变传统屏风规则、对称的外形;在色彩方面,可以运用能与周围事物产生鲜明对比的颜色,让颜色之间相互碰撞,吸引公众的眼球;在材料方面,可以选择传统屏风不常使用的材料,如玻璃、树脂、陶瓷、金属等;在呈现方式方面,屏风可以与当下流行的科技元素结合起来,运用全息投影、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突破传统的表现手法,打造出不同形式、不同效果的屏风作品。

(四)功能多样化

相较于其他传统的艺术形式,屏风的最大优势不仅在于有审美功能,同时自身还兼具实用功能。传统屏风的功能大多是界定空间、隔绝气流、遮挡视线、美化环境,而公共空间中的屏风设计需要在延续传统屏风功能的基础上,多加创新,根据公共空间和公众需要,对其功能进行不断探索。所以,公共空间的屏风设计并不是简单的将以往的屏风照抄照搬,而是让公共空间中的屏风成为一种景观小品,或是可供休息的建筑空间,增加公众接触或使用的频率,这样屏风的互动性也自然得到了提升。

六、结语

公共空间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而屏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屏风已经作为公共艺术品广泛地融入到公共空间之中,成为连接公共空间与公众日常生活的互动性媒介。实际上,以公共艺术的视角研究屏风在公共空间的互动性构建,就是在研究屏风如何以公共艺术品的身份与公共空间、公众产生联系。当屏风以公共艺术品的身份融入到公共空间时,深层次的艺术美感不在于屏风本身,而是拓展到人与屏风发生交互的领域,其所构建出的互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共空间中的屏风以自身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指引,改善

和提高公共空间的物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引导和丰富公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公共空间中的屏风又以公共空间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公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为依据,使自身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得到不断地提高与丰富。

参考文献

- [1] 欧阳丽萍,彭金波.传统屏风艺术由“礼制象征”向现代装饰艺术形态的演变[J].美术大观,2019(7):88-89.
- [2] 李建盛.公共领域、公共性与公共艺术本体论[J].北京社会科学,2020(11):118-128.
- [3] 马姝超.公共艺术与大众参与[J].戏剧之家,2013(7):256.
- [4] 陈波,周文灿.景观公共艺术与城市情感的结合[J].艺术教育,2018(6):110-111.
- [5] 巫鸿.重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
- [6] 王要.我国公共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介入[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8(7):66-65.
- [7] 王伟.对话与叙事: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J].建筑与文化,2021(5):137-138.
- [8] 黄仪.屏风在公共空间中的语境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9.
- [9] 陈健俤.场域视角下当代公共艺术空间的展陈方式[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1(1):76-83.
- [10] 黄仪,兰超.屏风的公共空间适应性研究[J].艺术教育,2018(13):166-167.
- [11] 邱裕.基于互动性视角的公共艺术设计研究[J].大众文艺,2011(12):83-84.
- [12] 王洪义.公共艺术概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125-128.

The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of Screen in Modern Public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Art

HU Xiao-cong, SUN Ling-ling

(School of Art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screen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raditional indoor furniture, which also enters public space as an interactive medium,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principles of safety, publicity, culture and artistry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sign of screen in public space. The interactive design of screen in public spac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ational site selection, popular theme, special form, diversified func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ve elements of screen in public space, an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reen, space and people. The research aims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screen design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of public space.

Key words: screen; public space; interactivity; public art; public

〔责任编辑:王建霞〕